

艺林  
逢缘

# 永远的小贝

◆ 沈揆一

提起笔来准备写这篇短文时,才想起距上一次和贝家骥见面,一晃已快三十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中国美术界叱咤风云的贝家骥,是比我高两班的上海师大艺术系学长。因为成绩优秀,他毕业后留校任教,所以还是我的老师。但当时我们都称他小贝,这称呼至今一直没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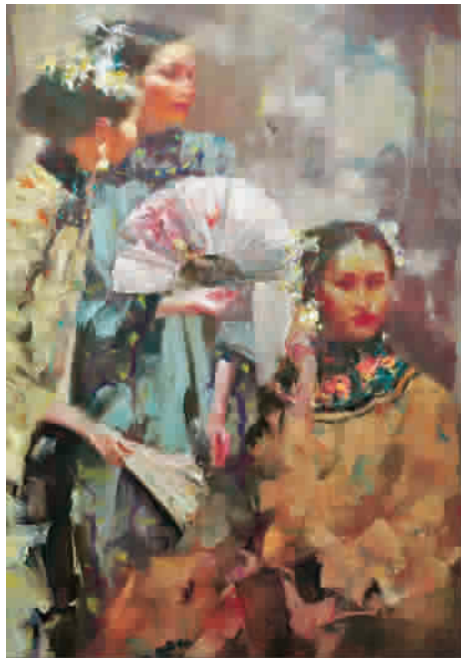
现在还记得他和我一起出去写生时,左手作画的他在画面上倒着运笔,三五笔,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尤其是人物众多的画面他特别擅长。

我后来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知道他又去中央美院的油画研修班进修,在绘画上成就斐然。印象很深的是他的获奖作品《昨天,今天,明天》,十分生动和真实地记录了“文革”十年之后,重新获得机会走进课堂的这一代人那种对知识、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就是在今天重新再看这幅画,仍旧有着一分久违的激动。再后来,我们各自奔赴地球村的不同角落,听说在澳洲的他在油画创作上又有了卓越的成就。

近年来小贝在国内也举办了数次画展,看到他的几组画作,不同题材,不同媒材,但都是那么洒脱和漂亮。他的《老上海》油画组画自然立即唤起了对这座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都市的丝丝乡愁。他画面中的人物和景色都以一种朦胧模糊的形象出现,一方面赋予画面一种动感,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一种时间的距离感。我似乎又看到小贝像他以前写

生时那样,眯着眼睛观察着描绘的对象(这次可能是捕捉着历史的回忆),又睁大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对着画面挥动画笔。现在的上海同几十年前相比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小贝的这组《老上海》无疑混杂着童年的记忆和在外的乡愁,但更多的是对这座故城市文化的一片深情。作品中画面空间的处理洒脱利落,用笔酣畅淋漓,看得出对主题的把握进入了一种完全自由的境界。

另一组近作《中国扇子》用色的炫华艳丽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组作品的题材来自小贝在澳洲的酒吧中偶见的一个场景:在缤纷喧闹的酒吧中,一位白衣女子翩翩而至,手中优雅地收展的中国折扇演绎了女性万般的妩媚,立即成为全场视点的中心。这件作品分成两组各三幅,一组出自小贝在澳洲酒吧的观察和联想,另一组则描绘了小贝想象中清末民初的海上花。折扇的普遍使用在中国可见于北宋时期,因其卷舒自如,可风凉亦可障面,得意宫廷。文人后也在扇面上书词作画,渐趋风行。海上花组画中折扇与纨扇华丽多彩,点缀着风月场中浓妆艳抹、花团锦簇的众女。另一组画中以轻展的黑白折扇与浓艳的裙装形成对比。尤其是画面中心的女性手执的黑扇同白色的长裙的强烈对比立即抓住观画者的视线。小贝在这里成功地复制了他在酒吧中的视觉



■ 贝家骥 中国扇子 油画作品

感受。如果说小贝在《老上海》中带着几分矜持的笔触很好地表现了一种历史感,在《中国扇子》中他用飞舞的大笔触和绚丽的色彩把画面打造成一圃盛开的鲜花,可以看出他处理不同主题时风格上的自如掌控。

虽然已入耳顺之年,但似乎没有必要改变对他的称呼,因为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充满激情和活力,在绘画领域纵情驰骋,所以下次见他时,还是会叫他“小贝”。(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术史教授)

典故  
新语

# 「睡莲」一出,谁与争锋?

◆ 贾良

昨天,恰逢印象派创始人克劳德·莫奈诞辰174周年,上半年举办的上海莫奈展更是让很多年轻人更加了解和喜爱这位“室外派”画家的作品。尽管让他成名的是《日出·印象》,但人们对《睡莲》系列显然更加偏爱,而代表了莫奈晚年成就的《睡莲》背后更是有说不尽的故事。

1893年2月,53岁的莫奈买下了一块离住宅不远的地基,目的是想把吉维尼村附近的埃普特河水引进他院子里的一个人工修建的池塘。这样,形成了一座“水上花园”。这过程中,莫奈费尽了周折,最终如愿以偿。后来,他又在池塘中架设一座日本式小桥,池塘的周围种植垂柳和多种花卉;在池塘里则繁殖了睡莲。莫奈把整个身心都投在这个池塘和他的睡莲上面了,睡莲成了他晚年描绘的主题。1899年开始的此后27年里,他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睡莲”这个主题。莫奈在晚年四十八幅最重要的《睡莲》系列作品,彻底地剥离了印象派对自然的自然主义的描摹,走向了前人从未有过的自由的、主观的表现领域。画家在表现池塘时,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自然之上,这无疑在艺术史上是很有突破的进展。

看得出来,莫奈是个彻头彻尾的室外派,他在1904年以后,莫奈展出的睡莲画作,简练了池内的睡莲,有的时候天空看不见,水画得很深沉。展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那些曾对他嗤之以鼻的评论家不再吝惜赞美:“我们认为较早的那些组画不能够和这些非凡的池塘景色相比。它们把春天俘获到画廊里。淡蓝和深蓝的水,金液一般的水,反映着天空和池岸边的变幻莫测的水,在倒影之中淡色的睡莲和浓艳的睡莲盛开着。绘画如此近似音乐和诗歌,谁曾见过?这些绘画中含有内在的美,精炼、深邃;是戏剧和协奏的美,是造型和理想的美。”尽管晚年的莫奈视力越来越差,白内障几乎使他失明,但他仍然坚持作画,在风格上更加简洁、抽象,具体的花卉、睡莲都消融了,只有颤动的笔触和闪烁、跳跃的色彩,我们分不清哪里是水面,哪里是水底,哪里是倒影,作品具有东方式的梦幻气息。

有人认为莫奈晚年的睡莲题材过于单一,过于讲究技巧,不如他19世纪的作品那样有革新性。因此在他去世后他的池塘花园和画室长期空置,很少有人过问。然而在1950年以后,随着抽象表现艺术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画家的睡莲。即便时隔140多年看来,这样锲而不舍的实验精神都是无与伦比的。

# 兵心墨润写忠诚

◆ 李子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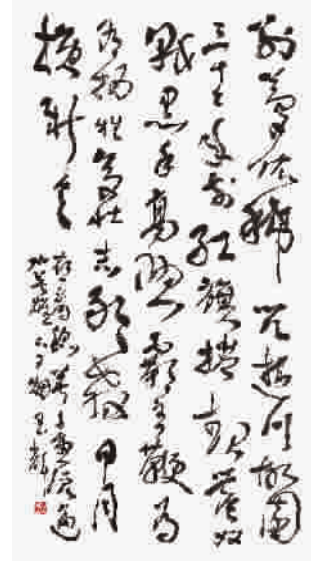
一位长者说:“军营走出来的艺术家是真正的艺术家,既具有铮铮铁骨的凛然正气,又有婉约秀逸的细腻情感。”武警政治学院陈玉辉大校就是这么一位铁骨柔肠的军旅书画家。

陈玉辉出生于甘肃省渭源县。渭源是古老黄河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祥地。境内文化底蕴深厚,融会了寺洼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这里人杰地灵,生态物丰;青山秀水,民风淳朴,乡亲们大都喜欢字画。陈玉辉从小受家乡这种文化底蕴的熏陶,与书画结缘,钟爱至极,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不懈追求。一路走来,历经坎坷与艰辛。然而,他凭借军人耿直的秉性和倔强劲儿,一步步向目标迈进。30多年的军旅生涯,陈玉辉对书画艺术坚持不懈,潜心探索着。又有幸得到刘大为、欧阳中石、沈鹏、刘艺、李铎等当代书画名家的悉心指点,他

对书画艺术有了自己独特的感悟和实践。其书画作品已经透出了质朴豪放、雄宏博大、自然洒脱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境界。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评其书画“苍劲俊迈,气势壮阔,形神兼备,挥洒自如”。

解玺《春雨杂述》说:“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须临古人墨迹,布置间架,捏破管、书破纸,方有功夫。”陈玉辉的书法宗法古人,上追秦汉篆隶,唐楷,宋行草,明清诸大家之作品,涉猎广博,池水尽墨,用功颇深。从唐楷汉隶到行草,从点画横竖到整幅作品,浸淫于碑帖,陶醉在王羲之、王献之的灵秀飘逸、浑然天成中,徜徉在张旭、怀素、米芾、王铎的颠狂不羁、潇洒灵动里。纵观他的篆书古朴浑厚;隶书静穆典雅;楷书法度严谨,笔力险峻;行草书有长枪大戟之形,蕴蓄所向披靡之势,如率千军万马纵横驰骋于纸上。

书墨  
形态



■ 陈玉辉书法作品

雅作  
赏析

# 淡彩泊墨遮山远 洗去喧嚣显平实

◆ 朱玉萍

曾秀龙的字画,不做作,不吃力,自然的,静静的,在当代的水墨大氛围中,他的作品却似一缕清新空气飘来。他对传统的研习,孜孜不倦,几十年下来,笔墨自然愈发老到,娴熟应手,渐渐地书卷气升起,非常值得琢磨。读他的字画,是一种享受,今天寻得如他这般书画的好像不太容易。他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更令人喜爱,许多与他相识的人,特别能在字画中体会老同学老朋友的性情为人,自然更欣赏他的作品,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常见他展纸行笔,左右逢源,起伏有韵,特别是他的姿态不忙不乱,最是令人佩服的是,他不必用足全力,大张声势,已见功力一二。

他的水墨画与其书法相辅相成,就像他做任何事,都具有如此的优雅风度,因为他心不慌躁,目标锁定。曾秀龙日习书画,越发勤奋,因为有如

此的心态,习艺才如此细水长流,涓涓不息,因为有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状态,才淘研和成熟了如此禅性的心态。

曾秀龙近日创作的一帧扇面小品图像,滋润淡雅,点染相宜,清泚的传统水墨,泛透着今日的鲜活,如此气息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画家莫兰迪的作品。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两者都展示了内心纯净的世界。艺术作品忠实于作者,作者不具备的,作品不会显示。每每赞赏之余,自然感叹他的用功,他总是持笑着作同一回答:“毋其它事体,白相相额”。好一个“白相相”。其作品感染力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在当今喧嚣的社会中显现的难能可贵的创作心态。所谓艺术,从来就是技艺与境界的完美结合。在读曾秀龙的作品时,总会提醒自己,真诚,是艺术的真谛。



■ 曾秀龙山水画作品